

THE CAINE MUTINY



赫尔曼·沃克著

凯恩舰的 哗变

凯恩舰的哗变

赫尔曼·沃克著

林穗芳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董学军

THE CAINE MUTINY

Herman Wouk

Pocket Books New York

1951

凯恩舰的哗变

KAIENJIAN DE HUABIAN

〔美〕荷尔曼·沃克著

林穗芳 方晓光 甘将 刘国斌 蒋太培 关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375印张 515,0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定价 11.60元

ISBN 7-108-00319-8/I·78

美国《海军条例》摘录

异常情况

第 184 条 可以认为,在十分异常和特殊的情况下,部下有必要解除指挥官的职务,将其逮捕或列入病号名单;但未经海军部或其他上级机关批准,不得采取这种行动,除非这样的请示会造成延误或由于其他显而易见的理由而无法做到。这种请示报告必须说明案情的全部事实和依据的理由,特别要提到情况的紧急程度。

采取行动的条件

第 185 条 为了证明下级军官主动解除指挥官职务的行为确有理由,当时的情况必须是明朗的、清楚的,并且只能有一个结论,即保留这种指挥官的指挥权将严重地、无可挽回地损害公众利益。采取行动的下级军官必须是第二把手,可以合法继任指挥权;他必须出于第 184 条所举理由之一,无法事先向同属的上级请示;他必须确认指挥官的有害行为不是由于下级所不了解的秘密指示而造成的;他必须对事态作仔细考虑,对所有情况作了尽可能周密的调查;最后,他必须绝对相信,指挥官职务的结论会被有理智的、慎重的、有经验的军官认为是所面临的局势的必然结果。

第 186 条 明智无畏的主动精神是军人的重要特色,劝阻在这种事件中发挥主动精神不是军队的宗旨。然而,解除上级军官的指挥权可能引起最严重的后果,因此,采取行动或建议、

采取行动的决定应当基于证据可靠的事实，并基于能够提出有价值意见的人，尤其是技术人员的正式看法。撤销上级指挥官或建议这样做的军官，以及所有提出这样建议的其他人，都必须对这种行动承担法律责任，并且准备为此进行辩护。

这当然不是旧时所理解的兵变，只见刀光闪闪，舰长被囚，绝望的水兵成了不法之徒。这毕竟发生在 1944 年的美国海军。但是侦讯法庭建议审理这个谋反案，这一事件后来以“凯恩舰谋反案”闻名全军。

这个故事从威利·克依斯讲起，因为事件以他这个人为轴心展开，正像一个保险库的大门靠一个小小的宝石轴承转动一样。

目 录

一、威利·克依斯	1
1. 穿过镜子	1
2. 梅温	10
3. 海军学校学员克依斯	28
4. 惹出麻烦	37
5. 调令	50
二、凯恩舰	67
6. 克依斯博士的信	67
7. 凯恩舰	81
8. 德弗里斯舰长	95
9. 出海第一天	114
10. 丢失的电报	131
三、魁格舰长	150
11. 魁格舰长接替德弗里斯舰长	150
12. 新秩序	169
13. 最佳拖靶舰	188
14. 魁格被训斥	220
15. 返航的欢乐	233
四、海边度假	258
16. 海边度假	258
17. 两瓶香槟酒	271

18. 斯蒂尔威尔的休假	285
五、哗变	298
19. 唯命是从的小圈子	298
20. 黄色染料	313
21. 死神与冰淇淋	329
22. 淡水饥荒	340
23. 军法审讯斯蒂尔威尔	350
24. 玛瑞克的秘密航海日志	367
25. 罗兰·克依弗获得一枚勋章	380
26. 一加仑草莓	393
27. 搜查	411
28. 访问哈尔塞	427
29. 台风	435
30. 哗变	453
六、军事法庭	477
31. 辩护律师	477
32. 威利休假	493
33. 军事法庭——第一天	520
34. 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	545
35. 军事法庭——第二天下午	558
36. 魁格对格林渥	581
37. 裁决	600
七、凯恩舰的最后一位舰长	612
38. “神风”突击队	612
39. 一封情书	632
40. 凯恩舰的最后一位舰长	653

一、威利·克依斯

1. 穿 过 镜 子

他中等身材，有点发胖，长得好看，满头卷曲的红发，一副天真快活的脸孔，那带幽默感的眼神和大嘴比任何坚挺的下巴、高贵的鼻子都更引人注目。他在194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除数学和理科以外，各门课程都得高分。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但他在普林斯顿的真正职业的内容是弹钢琴，为一些晚会和演出节目编创明快的小调。

1942年12月一个寒冷晴朗的早上，他在百老汇大街第116街的拐角附近的人行道上同母亲吻别。家用凯迪拉克牌汽车停在他们身旁，马达仍在转动着，但听不见声音，说明其性能良好。挺立在他们周围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年久失修的灰红色建筑物。

克依斯太太强笑着说：“我们先到那边杂货店停一下弄点吃的，你看怎样？”

她住在曼哈塞特^①，不顾威利反对，从家里开车把儿子送到海军学校。威利本想坐火车，这看起来更像上战场；他不喜欢被母亲护送到海军大门口。可是克依斯太太像往常一样说了算。她是个大方、聪明、坚定的女人，模样长得很俊，和儿子一般高。为了同事情的严肃性相称，这天早上她不穿貂皮大衣而穿着一件一般毛皮

① 曼哈塞特在纽约州长岛北部的拿骚县，纽约市东北。——译者

镶里的棕色布料短大衣。她的在男式棕帽下面露出的头发显示了在她的独生子身上再现的红色遗传基因。否则在母子之间简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海军会给我饭吃的，妈。不用担心。”

他再次吻了吻她，紧张地扫了周围一眼，希望这个过于亲昵的场面没有被军人瞧见。克依斯太太慈爱地紧紧搂住他的肩膀。

“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出色的，威利，就像往常一样。”

“嗯，知道了。妈妈。”威利沿着砖砌的人行道大步走过新闻学院，再往下走几步到了从前法律系学生的宿舍弗纳尔德楼。一个头发灰白、个子矮胖的海军军士长站在门口，他蓝色的外衣有四条军龄袖条^①。他手里的油印纸在微风中翻卷着。威利不知道要不要敬礼，他瞬间断定：穿着拉格伦式棕色套袖外衣和戴着绿色卷边低平顶毡帽，姿势无论如何是摆不好的。他完全把母亲忘在脑后了。

“你是 V—7 吧？”军士长的声音像满满一铲卵石落在白铁皮上一样。

“是的。”威利难为情地咧着嘴笑了。军士长也报以一笑，简单地夸了他几句，似乎还带着喜爱的目光打量他。他把别在一起的四张纸交给了威利。

“你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祝你走运。”

“谢谢你，长官。”有三个星期威利一直把军士长称作“长官”。

军士长开门请他进去。威利·索德·克依斯走出太阳晒着的地方，跨进门内，他进门就像艾丽丝穿过镜子^②那样容易，不声不响。威利·克依斯走进了一个新的非常奇异的世界。

① 美国海军士兵每服役满四年即授予一条纹状条带，佩在左袖上。——译者

② 英国童话作家刘·卡洛尔(1832—1898)的名著《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续篇书名为《穿过镜子》(通常译作《镜中世界》)，本书借用该书书名作为小节标题。——译者

在克依斯太太看见威利被吞没那一瞬间，她想起她忘了一件要紧的事情，于是跑到弗纳尔德楼的门口。当她把手放到球形门把手上面的时候，军士长阻止她。“对不起，太太。不能进去。”

“刚才进去的是我的儿子。”

“对不起，太太。”

“我只要见他一分钟。我有句话要对他说。他忘了一件事。”

“他们正在那里检查身体，太太。男人们光着身子在那里走来走去。”

克依斯太太不习惯有人同她争辩。她提高了嗓子。“不要不讲理。他在那里，就在门内。我可以敲打大门，叫他出来。”

她的儿子她看得清清楚楚，背面朝着她，同其他几个小伙子在一起围着一个正在对他们说话的军官。军士长执拗地往门内瞥了一眼。“他好像有事。”

克依斯太太以适用于对待新看门人的目光瞪了他一眼。她用钻石戒指使劲敲外门的玻璃，大声叫喊“威利！威利！”可是她儿子从另一个世界听不见她的叫喊。

“太太，”军士长刺耳的声音中带着不客气的语调，“他现在是在海军了。”

克依斯太太霎时脸红了。“对不起。”

“算了，算了。不久你还会见到他，也许在星期六。”

母亲打开钱包，开始在其中找钞票。“你看，我曾经答应——他实在是忘带零花钱了。他一分钱也没有。麻烦你把这些钱交给他好吗？”

“太太，他不会需要钱。”军士长很不自然地假装翻阅他手里拿着的文件。他很快就会拿到薪金的。”

“可是到那个时候以前——假如他需要一点钱用呢？我答应过他。请把钱收下——原谅我给你添麻烦，我很乐意送你一点

什么。”

军士长皱起灰白色的眉毛。“那用不着。”他像狗抖掉苍蝇似的直晃着脑袋，把钞票收下了。眉头又皱起来。“太太——这可是一百美元！”

他眼睛直盯着她。克依斯太太被一种陌生的感情触动了——为自己比大多数人富有而感羞愧。

“嗯，”她辩护说，“他不是每天都去打仗。”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太太。”

“谢谢你，”克依斯太太说，接着又心不在焉地说，“对不起。”

“没什么。”

母亲最后有礼貌地笑了一下，向她的凯迪拉克牌汽车走去。军士长看着她的背影，然后又看了看在他手中飘动着的那两张 50 美元的钞票。“有一件事，”他嘀咕说，“可以绝对肯定，我们这里将出现新型海军。”他把钞票塞进了一个口袋。

与此同时，新海军的尖兵威利·克依斯奔赴战场；目前战争采取了一排闪闪发光的注射针的形式。威利对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人都并不恼怒，尽管他对他们并不表赞同。在这次作战中的敌人不在前面，而在后面。弗纳尔德楼是摆脱美国陆军的庇护所。

他被快速地进行了皮下注射以检查几种热带病。这样析出的病菌顺着他体内的血流打转。他的胳膊开始酸痛。他奉命脱光，衣服被一个身量魁梧的水兵卷成一团带走。

“嘿，什么时候把这些衣服还我？”

“谁知道？看来像一场长期的战争，”这个水兵发牢骚说，绿帽夹在他胳膊下已不成形了。威利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旧物被拖去加樟脑丸。

他同其他四十头直立的粉红色的动物一起被赶进一间大检查室。他的肺、肝、心脏、眼睛、耳朵、他出生以来使用的一切器官都

接受目光严厉的军医助手的检查。他们像正想在市场上买一只火鸡的多疑女人一样在他身上又捅又戳。

“站起来，身子挺直，先生。”队列中最后一个军医助手以锐利的眼光打量着他。威利把身子挺直。他斜着眼睛偷偷看见了检查人十分不满意的样子，神经不由得紧张起来。

“弯下腰，手碰脚趾。”

威利试了试，但多年饮食过度，把路挡住了。他的手指离脚趾八英寸远。他试用自古以来就有的蒙骗办法——

“请不要弯膝。”

威利直了直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加倍使劲弯腰，脊骨咯吱响，痛得难受。还差四英寸呢。

“你等等，”军医走开，同一位嘴上长着黑色小胡子、眼睛鼓起、带着听诊器的海军上尉一起回来。“看那，长官。”

“那”是威利，他尽量挺直。

“他够得到吗？”

“见鬼，够不到，长官。还不过膝呢！”

“唔，他的肚子真不小。”

威利想把肚皮缩进去，太晚了。

“肚子我倒觉得不要紧，”军医助手说。“这个家伙的背是凹陷的。”

排在威利后面一丝不挂的候检人坐立不安地低声议论开了。

“是脊柱前凸，没有疑问。”

“嗯，要彻底检查一下吗？”

“我不晓得是否有那么严重。”

“嗯，我不打算承担让他通过的责任。你可以，先生。”

大夫拿起威利的健康检查登记表。“脉搏怎样？”

“我不找那个麻烦。如果他是脊柱前凸，那还成什么问题？”

大夫抓起威利的手腕，看到鼓起的红疱，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啊呀！小伙子——你有病？”

威利可以感觉到他的血液奔流过大夫的指尖。各种热带病菌，首先是美国陆军的影子加速了他的脉搏跳动。

“没有病，只不过有点着急。”

“我不怪你。你到底怎样通过接待站的？你认识医生？”

“先生，我也许发胖了，但是我可以连续打六个小时网球。我还会爬山。”

“海上没有山，”军医助手说。“你是陆军的材料，我的朋友。”

“住嘴，沃纳，”大夫说，他注意到登记表写着威利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让脉搏和背部两栏空着。把他送到海军造船厂格里姆海军上校处复查。”

“是，长官。”大夫走了。军医助手不高兴地拿起一根红铅笔，在拍纸本上草草地写了“脊柱前凸——脉搏”这几个字，把这张红色的告状条别到威利的登记表上。“好了。明天检查后就到主任参谋办公室报到，克依斯先生。祝你顺利。”

“我也祝你顺利，”威利说。他们认识不久就明显地结了怨，彼此使了一下纯粹是憎恨的眼色，于是威利走开了。

海军现在给他穿上了蓝上衣和裤子、黑鞋、黑袜，并给他戴上了很神气的水兵帽，上面带有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特种蓝帽条，接着又使他的双手捧满各种开本、颜色、篇幅和磨损程度不同的图书。威利离开了发书的房间，眼睛越过手里捧着的书堆有点吃力地抬头看路，这时一个水兵在门口又在顶上加了一摞油印材料，使书堆的高度与眼眉一般齐。威利伸长脖子顶住他那堆东西的一角，像螃蟹一样侧身走到电梯跟前。按钮上面新写着“升降机”3个大字。

当电梯升到顶层时只剩下威利和一个瘦削的马脸水兵。威利

顺着楼道走下去，扫视每一个房间外面贴着的人名，发现一道门上贴着这样的字条：

1013室

克依弗

克依斯

凯格斯

他走进去，把书丢在一张帆布床的空弹簧架上。他听见弹簧又直接在他背后弹起的声音。

“我叫凯格斯，”那个马脸水兵说，把一只手向他伸过来，威利的手去握时被一只湿润的大掌紧紧包住。

“我叫克依斯。”

“嗯，”凯格斯沮丧地说，“看来咱们要住到一起啦！”

“对了，”威利说。

“我希望，”凯格斯说，“这位基弗不会是太令人讨厌的人。”他仔细地打量了威利，那副长脸慢慢地转成了笑脸。他从自己的帆布床上的书堆中拿起一本《海军军械》。“唉，目前正是最好时机。”他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把两条腿架在唯一的一张桌子上，不痛快地叹息了一声，把书打开。

“你怎样知道学什么呢？”威利对他这样用功感到意外。

“兄弟，那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从任何地方开始都一样。”

一堆书迈着粗壮的双腿进入门内。“让开，先生们，俺来了，”从一张被蒙住的嘴里发出闷塞的喊声。书本啪里啪嚓地落下，在余下的一张帆布床上又全都反弹起来，这时出现了一个大块头水兵，满脸喜色，小眼睛眯缝着，大嘴合不拢。“喂，伙计，看来我们肯定会有许多操蛋事，不是吗？”他说话声音高，带悦耳的南方口音。“俺叫克依弗。”

“我叫克依斯。”

“凯格斯。”

这个南方胖子把他床上的一些书推到地板上，把四肢伸开，躺在弹簧架上，“俺昨晚给自家举行了一个告别晚会，”他唉声叹气地说，在叹声中又夹带开心的傻笑，“以结束所有的告别晚会。伙计们，我们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呢？请原谅。”他把脸转过去对着墙。

“你不能睡觉！”凯格斯说。“假如他们抓住你呢？”

“老兄，”克依弗昏昏欲睡地说，“俺是个老兵。在盖洛德学院四年。不必为老基弗担心。要是我打呼噜，你就揍我。”威利想问这个老兵脊柱前凸在军事生涯中会有多严重的影响。可是正当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开始这个话题时，克依弗的呼吸变得有节奏，而且越来越重，不到一分钟他就像太阳下的公猪一样呼呼大睡了。

“他肯定会被淘汰，”凯格斯一面翻着《海军军械》书页，一面叹息。“我也会。这本书对我说来简直是不知所云。凸轮到底是什么东西？分瓣螺旋桨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淘汰’？”

“你知道他们怎么干的吗？我们当三个星期见习水兵。然后班里前面三分之二成为海军学校学员。其余的被淘汰。直接送到陆军。”

两个逃避者心领神会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威利把手慢慢地伸到后背摸了一圈，想确定他背部实际的凹陷程度。他开始一次又一次拼命使劲去接触他的脚趾。每弯一次腰，都比上一次接近一点。他弄出一身大汗。他一想到他的指尖轻轻地擦过鞋带，他就胜利地发出咯咯的笑声。他大吼一声猛地把手指平放在脚趾上。他重新把腰伸直时，脊骨颤动，房间似乎在旋转，他发现克依弗翻过身来，醒了，惊愕的小眼睛直盯着他。凯格斯退到了一个角落。威利正要强作轻松地发笑，可是这时身子摇摇晃晃，不得不抓住桌

子以免跌倒，这么一来若无其事的样子装不成了。他却像醉汉那样机敏地说，“做一点健身操是最好不过的了。”

“谁说不是，特别在下午三点钟。我自己从来不放过。”

三卷席子从开着的房门一卷卷投进来。过道里一个后退的声音喊道：“席子！”随后，毯子、枕头、床单一件接一件——被另一个看不见的人从门外扔进来，只听见喊声：“毯子、枕头、床单！”

“要不是他告诉我们，简直想像不到这些是什么东西，”克依弗一面发牢骚，一面把缠在身上的一张床单解开。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把床铺好，平平整整，像是给蒸汽辗压机压过似的。威利总结过童子军野营的经验，他的床不大一会儿就很像样了。别人整理书和衣服时，凯格斯同床上用品苦斗了十分钟，于是怀着希望问：“看现在怎样？”

“伙计，”克依弗摇了摇头说，“你真是个笨蛋。”他走到床前，用手在上面画了几条道道，床就好像在动画片中一样挺直了，显示出军人的威严。

“你真是个好手，”凯格斯说。

“我听见你说我要被淘汰，”克依弗心平气和地说。“不要担心。大操练的早晨我准在场。”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是在军号声、集合、解散、再集合、通告、行军、讲演和检查胃口中度过的。当局每次想起油印材料漏掉了一个细节，集合号就吹响了。500名水兵就从弗纳尔德楼蜂拥而出。一个金黄色头发、身材高大、长着娃娃脸的海军少尉，名叫艾克雷克斯，他会站在台阶上大声宣读新训令，嘴撅着，斜眼看人，一副凶相。然后他们会把他们解散，大楼又把他们吞进去。这样一吐一吞叫住在顶层（“第10层甲板”）的人为难的是电梯容纳不下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得走下9段楼梯（“梯子”），过些时候又疲劳不堪地等待坐电梯上去，否则自己爬上去。当他们最后奔赴食堂时，威利已